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 藏五

浮雲山聖帝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皇初平

皇初平丹溪前漢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脩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夫之四十餘年不知存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初平非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偕往尋之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之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好道則得爾初起於是便捨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類有童子之色乃俱還鄉里親戚死方畧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南伯逢易姓為赤

松子也初起改字為魯班初平改字為松子此後服此藥仙者有數十人金華山今屬婺州見有石羊存焉一云茶陵雲陽山黃初平號赤松子治南嶽之陽即此地有松高萬丈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為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官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因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怪之云此君所寄奴畜十五餘口並不留寸資當如何建去之後主人飲食奴侍奴侍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羊俱肥健建三年乃返各復以一丸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所在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杖二曰白馬正機三曰平衝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後得仙去所居名子期山今屬建寧府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遠徵不出使郡國遍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還子孫鄉里人累世傳事之同郡太尉公陳耽為方平築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數倍任官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啼而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

燒香就牀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  
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既覺  
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  
終故委耽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遇吳往胥  
門蔡經家方平得道位西極西城真人領仙  
士萬五千人鎮青城山九仙寶室之天

忠州  
圖經  
云為廟崇德觀前漢王方平得道之山昔名  
仙都宮宋真宗咸平元年賜大宗皇帝御書  
一百二十卷景  
德元年賜今額

蔡經

蔡經者小民爾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  
往其家平江府有  
蔡經宅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  
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  
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中  
過爾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  
如火欲得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  
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  
其被中有皮頭足具有如蟬蛻也去後十餘  
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  
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  
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其家依其言假借

麩器作酒數百斛羅列覆置庭間以候之其  
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但聞金鼓蕭管  
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  
之方平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繫囊五色之  
綬帶鈎黃色少鬚長短中人也乘五蓋之車  
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慶節揮旗導從威儀  
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百士皆以蜜蠟  
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集不從  
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惟見方  
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  
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  
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  
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所使人也答言麻姑  
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  
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而先  
被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宜  
親觀願未即去爾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  
時亦先聞人馬之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也  
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  
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之至腰其衣有

文章而非錦綺光采曜日不可得名字皆世  
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  
行厨皆金盞玉杯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  
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有栢矣云是擘脯也  
麻姑自說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  
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將減半也豈將復  
為陸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  
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  
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  
索少許米來便以擲之視米墮地皆成丹砂  
方平笑曰麻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  
喜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  
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俗人  
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之汝  
輩勿怪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  
經家人飲一斗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  
右曰不足還復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燒求  
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傳餘杭  
燒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爾又麻姑手爪  
不似人形皆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痒時得此

瓜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瓜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之鞭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字嘗罷耐開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但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言噫君心針不正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耐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待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五食作禍崇者君使帶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當亦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耐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效方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在庭中者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答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

三山上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往復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死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君出入惟乘一黃麟道從甚肅所至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也或者於道自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方平有書與陳耐書字麻落大而措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至此乃知之陳耐家今四世存錄玉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似及見也漢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于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五色令人目盲又曰聖人為腹不為目古仙亦云魂在肝而不

在眼漏又曰閉目見自己之目使人能神守於內不為物轉則泰山在前而目不見矣今涉正乃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豈非故以聖人為腹不為目之意神其教以開化其弟子乎後之學道者合於此乎有悟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論經數萬言晚乃學道能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耀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即焦枯更指之即復故亦能使三軍之眾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累日求之不得博語奴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赤丸擲軍營中須臾火起張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大即滅所燔屋舍百物已焦枯者皆悉如故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自止之乃止耳行大水中不但己身不沾及能使在己者皆不沾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眾人舞於水上不沒不

0-9 201

儒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  
爲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磐  
石博乃入其中去初猶見背及兩耳出石間  
良久乃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  
入如有孔穴也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  
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爾後入林隱山中  
合神丹仙去矣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  
日又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  
初沒足至腰及背漸漸但餘冠帽良久而盡  
沒不見又以指刺地即成泉井而可汲引又  
吸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棗數  
千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  
還其本處如常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嘴墨亦  
噴之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丹  
年四百歲更少容後入大冶山中仙去也

王剛

天門子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訣故其經曰  
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

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破陽也陰  
人著脂粉法金之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  
留心住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青龍彼  
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死之道也又  
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  
者明金之不爲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踴疏  
畧至於遊宴聲氣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  
於金也天門子既明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  
有童女之色乃服珠醞得仙入玄洲中去

皇化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  
要五行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  
狼安全己身營護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穆  
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軍又利遠客他  
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杜奸  
邪之路絕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災不成獸  
蠱之者其禍不行天下諸賢皆來宗已傾神  
靈之心得百姓之意田羅大行六畜繁孳奴  
婢安家疾病得愈縣官道解事理得勝百事  
皆利世有專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在人間

五百餘年顏容益少復後煉丹乃登仙去

陰恒

此極子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受神爲  
寶養生之術死入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  
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真以人治  
人之謂神後服神丹而仙去

李修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  
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  
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  
服還丹昇天也

柳融

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  
枚糞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  
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腸臟  
百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  
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即成大樹  
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萎  
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

葛越

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十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下大旱時能到湖中召龍出催使昇天使作雨數數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劉安

淮南王劉安漢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年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老矣自無註書之術實育之氣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鈞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並之不取相通公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驎師郭生以招羣考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欲一見王就

令無益亦不為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言畢八公變為十五歲童子齒鬢青鬢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駭馳走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即徒跣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凡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累放逸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誠革浮薄抱情不暢適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稔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已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淺識且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煙出入無聞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

入水不濡刀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煅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任王所欲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霧無不有效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劔自謂莫及也郎中雷被與戲而被誤中於遷遷怒被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不聽被懼為遷所殺乃上書於天子是時漢法諸侯壘閣奮擊匈奴者罪死安當誅武帝素敬重安但削其二縣雷被與伍被素親伍被亦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而未發被恐誅乃誣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發遣王願王勿疑乃與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皆陷于今人馬之迹存焉輿地志云八公山在泗水北淮水南淮水與八公山居此白曰昇天今屬壽州一云此非也乃有聖望草木鳥獸八公山有淮南八公石漢書九江郡今

為徐州來安縣之西南一云八公山上  
有洛南王安廟今無為軍樂縣西八公

告安曰雖復天使有然伍被為臣誣告君  
父夫有神仙之籍者人謀之者死犯之者滅  
被今當受誅也於是宗正既至失安所在推  
問云王仙去矣天子聞之愾然乃詔使廷尉

張湯奏伍被為安畫謀反計遂族誅二被如  
八公言矣漢史秘之不欲言神仙之事恐後  
世人主常廢棄萬機以求不死故言安自殺  
一云王同八公昇天乃棄置藥鼎雞犬紙之  
並得輕舉雞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

寶萬年之術仙去位太極真人

劉圖

漢安帝永初三年己酉二月老君降于泰山  
遣泰山使者羽以車騎召江夏善士劉圖欲  
使校定天下簿籍圖至見老君當殿南面而  
坐泰山君居東西向九天仙君居南北向八  
極天君居西東向命圖與官屬校定天下名  
籍三日而畢老君欲示圖以罪福報應乃令  
羽將圖至天堂見太清宮中金臺玉殿音樂  
自然仙真多著青衣執金簡歌詠經文觀畢

遣回圖因此得道遂為道士後亦仙去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往建安方山師白羊  
公杜必受玄一之道能變化隱形常隨師入  
東海暫過吳吳主孫權禮之為琰起靜堂一

日之中數過道人間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  
老翁無所食琰不交餉遺其王欲學其術琰  
以吳王內御遂不傳道法吳王大怒執縛琰  
著甲棘引弩射之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  
之耳

巨道一曰道之在人靜默虛無恬淡質樸  
聲色不能挽其志名利不可汨其心彼吳  
主安足與言遠哉惟此時介琰道成已能  
變化隱形返老復少可謂入軍不避甲兵  
矣吳主以一旦之忿欲殺之何其陋邪道

德經曰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學者省之

龍述

龍述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  
桐子大泊而服之日餌刀圭服二年得仙尸

解而去真詰云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  
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  
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受胎氣之  
法又常服青氈方託形解亡隱處方臺師定  
錄君也注云伯高名述京兆人漢建武中為

山都長推至零陵太守馬援征南日遺兄子  
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  
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  
高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  
鶩者也

趙丙後漢東陽人曾遊行道過故人便酌水  
為酒削一楫為脯皆得醉飽又曾至渡頭求  
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兼風而過又呪枯  
樹便生花葉

折象

折象字伯式廣漢人也少好黃老之業後師  
東平先生虞叔雅亦得道者也為尚養生玄  
默無言家世豐財以為多藏厚亡無益數千  
金以賤貧苦或諫之象曰昔實子文有言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 卷五

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知者咸服焉自克  
亡日尸解如蛇蛻而去

王遙

王遙字伯遠鄱陽人也有妻無子頗行治病  
病無不愈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鍼藥其行治  
病但以八尺布敷地坐不飲不食須臾病差  
便起去其有邪鬼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石  
呼之皆見其形物在獄中或狐狸龜蛇之類  
也乃斬之燒燒病者即愈遙有竹篋子長數  
尺有一童子姓錢以九節竹杖擔篋將出冒  
雨行遙及弟子皆不沾濕及夕嘗有兩火炬  
導前約當行三十里許登一小山入石室石  
室中先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擔篋發之中  
有五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一枚與石室  
中二人並鼓之良久遙辭去三簧皆納篋中  
使錢擔之室中二人並送遙與遙言卿當早  
來何為久在俗間遙答言我是來也遙還  
家百餘日一夜天復雨然燈火治裝遙先有  
葛單衣及葛巾五十餘年未嘗著之此衣皆  
取著其妻即問遙欲捨我去也遙曰暫行爾

妻涕泣曰旦復留少時遙曰如是即當還後  
三十餘年弟子又見遙在馬迹山中顏色更  
少如向年蓋已為仙矣

陳永伯

陳永伯者南陽人也得淮南王七星散方試  
按合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有  
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  
於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之二十八日亦復  
不見不知所之木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  
氏二子服之未三十日而失所在後人不敬  
服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但人不見之耳

劉政

劉政師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惟居  
世榮貴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  
之路求養性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  
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墨子五行記兼  
服朱英九年一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為  
變化隱形又能以一身作百人百人作千人  
千人作萬人又能隨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  
叢林木亦能使成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

其處人不覺之又能種五果之木使華實可  
食坐致行廚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為風飛沙  
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  
之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  
能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噓水成雲奮手起霧  
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忽老忽少乍大乍小  
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召江海魚鼈蛟龍龜鼉  
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上  
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  
在

王喬

王喬健為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  
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三百丈上有白蝦  
蟇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  
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  
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為栢人令遂  
於東嶽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  
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  
王喬乃蜀中神仙也

成君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

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

君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

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却還山下復化

為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為鵝羊山此山在

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

山上有仙壇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

丹尚留空竈鎮彝頰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

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變遠城無復令

感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

丁約

異人丁約隱於卒伍章子威師事之一日辭

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之五

賦五

六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之六

賦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題道一編修

木公

木公亦云東陽公亦云東王父蓋青陽之元

炁萬神之先也冠三維之冠服九色雲霞之

服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為蓋

青雲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友巨

億萬計各有所職皆稟其命故男子得道者

名籍所隸焉校定功行上奏元始以稟命於

老君也一云木公即青童君治方諸山在東

海中

九元子

九元子者煉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

經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和玉屑服之以昇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張穆子

張穆子修太極上元年紀昇仙後以此法授

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高丘子

高丘子殷人也好道入六景山中積五百二

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木後合鴻丹以

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昇

太清也今爲中嶽真人真誥云基在中山開

事詳開卷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浴契鈴經得仙

九源文人

九源文人者爲方文官主領天下水神及陰

精水獸蛟鯨之類

兒丘先生

兒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

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年視

之如十五歲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首